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附劉潛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黄亢　黄鑑　楊蟠

顔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匄以給養久之補頴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

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援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為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

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於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宗録三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静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禄大理寺丞上書

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捍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喻

厮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
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
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
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
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攖以世務然與人論天
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
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

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閒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皋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

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為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㢘為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耶乃殺其所生子

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為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名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為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宫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宄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

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

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決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昔日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

內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
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
陛下計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
給而征税寛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
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
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
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

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宫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宫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宫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

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益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而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葢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狝危輕於兹可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

光禄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

廟堂之上有非才茍禄竊美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来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黙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涵濡恩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

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前
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
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
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
踊躍欣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
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
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

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閒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
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
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
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
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益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

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名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廢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摇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

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刻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絶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

一波共起謗議被簸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鈎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

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饑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悦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

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来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後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

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予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

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
舜元字子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
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强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
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
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為主將部卒

有罪不伏晉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

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

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

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

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

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敘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銳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

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瀕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茍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埸戰鬬勞苦之事死

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内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内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

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内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録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名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恱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隕於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

監判官為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

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為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宽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

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為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輩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譏之詞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捃搆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瘞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

皃繹兩山之間號皃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睽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為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戶參軍秉醉

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
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逢人無貴賤輒呼
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
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澌稍釋人
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遊王
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醖領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
茍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
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

館於太學令刋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

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

其直詔減死决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

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

面俯窺焉而卒稾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

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

文並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至四百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曾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黄庠楊寘附
唐庚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黄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閒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文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葢少也甞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德興
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税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
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
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
録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輙
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
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

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名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

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
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
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
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内行甚飾
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
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
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録之著唐宣鑒十五
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録録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

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

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

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直之彼將强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祖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

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

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

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

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葢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

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内同起居寢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
疎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
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名試舍人院辭
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
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
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
縑絹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
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

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翶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

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歴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遂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

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

琦甚器之與黄庠楊寘自景祐以来俱以進士為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陜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毁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黄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强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

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儁才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

四冠多士山人無禄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宫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内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

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蹶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過江漲聲揺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趋入艇中叱僕夫觧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

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卭語連伯虎
臨卭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
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
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
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
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
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

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為韈好事者傳之以為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甞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别但云明日復来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

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
晝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
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
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於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
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
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
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

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祕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吉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

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竝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嘗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

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来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鑄即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

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禄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輕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鑄所爲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黄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爲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

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名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名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

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名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名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艱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

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刋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

修書恩升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幾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楊

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巽騷一卷二子詺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詺右從事郎福州懐安尉裒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為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長文　劉弇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

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名為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録成擢起居舍人丁毋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顔色衣不觧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宫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閲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為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

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强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絶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

司户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名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名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黙得其姓名囊槖皆審一日宴客名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来一府為徹警坐修神宗實録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復以著作名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

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宫還家葺歸来園自號歸来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温潤典縟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来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䕃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為京兆府司録事秩滿提點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於

文詞舉進士不中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
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黄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
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
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
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
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
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
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

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徙雷州

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

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

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

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

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頴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

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

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歴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黄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黄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宫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别駕安置於黄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黄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殽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

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颷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

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
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
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
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
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
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
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

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㦯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名為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奥喜作詩自云學黄庭堅至其高處㦯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奥學至行㦯莫之聞也嘗銘黄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

人非持刺字俛顔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𧹞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甞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

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彊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閒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黄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

學為旦而别軾將客游四方以蔵其事軾觧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㝢華山下范鎮為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閲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吕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廌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

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中年絶進取意謂頹為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閧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

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寛大當時韙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疑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閲月皆歸之

詰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
名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别奏名應名者才數十人恕以
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
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
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
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强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
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

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篇
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
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
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
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専精史學臣得而知
者唯劉恕耳即名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輙以諉
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髙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毁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隠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

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輙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来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閤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

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吉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强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録其勞官其子義

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奥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為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
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
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户
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
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户部員外郎兼編
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
國引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

卒以宰相上馬為之僕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為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宫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户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

章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此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名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茍作誠不著焉則不

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来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熈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

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

遺文曰淮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毋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

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洸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青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辯精於鑒

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黄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内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葢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名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徵宗

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鍾二詔執政名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為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丱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

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勲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歴南康長垣尉泗川録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来鐘鼎尊彛皆能考定世次辯測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者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秦

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黄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彦字美成錢塘人疎儁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名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為正居五歳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名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歴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名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贍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辯説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頴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於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録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劌刿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

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